

透視

內地植物人扶助機制系列 上篇

編者按：見諸於媒體的非官方統計數據顯示，內地目前大約有30萬至50萬植物人，並且以每年7萬到10萬的人數增長。基於費用高昂等因素，多數植物人無法在醫院長久治療，出院回家也難以獲得科學照護，病患家庭亦承擔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壓力。安養一個植物人，就是讓他背後的家庭喘口氣。過去半年多時間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民辦託養扶助中心，走近植物人家庭，走訪專業醫療人員。他們認為，社會需要一套針對植物人的系統扶助制度，「由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」，既能使患者得到科學照護，又能減輕背後一個甚至數個家庭的負擔。

甦醒無期 容身無處

喘息的重負之下，祈禱着渺茫的奇跡。 ●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北京報道 庭的一個縮影。大多數植物人病患都得不到專業照護，一家人只能在難以期的專業護理需要，讓這個家庭不堪重負。智英一家是內地植物人患者家 母親在一次腦出血後成為「植物人」，治療的複雜性和高額費用，以及長 晦暗，手骨早已變形，自然狀態下會呈倒鉤狀向裏彎曲。一年前，智英的 按摩。被剃光頭髮的母親沉沉地睡着，由於久不見陽光，她的皮膚鬆弛、 清洗毛巾，擦拭身體，整理被子，北京人智英握着母親的手一點一點做 圈裏的說法，這是內地唯一一家託養機構。

內地近50萬植物人需託養 民辦院舍或成最後「港灣」

儘管已經過去一年有餘，但智英對於母親鄭文華為何成為植物人依然一頭霧水。「當時就是住院治療腦出血，然後沒有任何徵兆就確診成為植物人了。」智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最初一家人無法接受這一現實，四處問診但毫無效果。無奈之下，經醫生推薦，最終選擇將老耄之年的母親送往延生託養中心，進行專業的護理。

家人難懂照顧 無奈加速死亡

相久大是這家機構的創始人和院長，也是這裏目前唯一的醫生。「從醫30年，工作內容就是治療植物人，對他們承受的痛苦感同身受。」相久大原是密雲區一家公辦醫院的神經外科主任，2015年辭職創辦這家植物人託養機構。

作為職業醫生，相久大最清楚植物人的人生道路，「大部分都是回家由家屬照顧，不過很多家屬因為不懂護理，往往會加速植物人死亡，好一點也是臥床熬到皮包骨頭、滿身壓瘡，再慢慢死去。」在他看來，植物人也需要尊重，應該讓他們自然、平靜、帶着尊嚴走完生命最後一程。

全院33張床 設備對標ICU

延生託養中心裏設置的專用病房被分為三個病區，共有33張患者床位，目前共有31位患者常住。病房全部是按照醫院裏ICU的基本裝備設置，可以對植物人突發的狀況進行救治。不同的是，這裏還擺放了一些鮮花和玩偶，入口處照片牆上的一張張笑臉，給壓抑的病房獨添一抹溫馨和生氣。

中心右一病區進門右手邊第一張床上，14歲的小松雙腿動了一下，然後繼續沉睡。青澀的面龐、青春的模樣，與緊閉的雙眼、因氣管切開而纏滿繃帶的脖子結合在一起，尚未成年的小松將植物人最平常的狀態展現在香港文匯報記者面前。小松是託養中心年齡最小的植物人，「住進來才不到四個月，家人說是在體育課上突然暈倒，診斷為植物人，醫生說醒不過來了。」

「小松爸爸有時會在中午和兒子視頻對話，明知道兒子不會醒來，但每次都說：兒子，爸爸看你來了……」護士華泰坦言，每當這時自己都會遠遠躲開，「這一幕讓人心如刀絞，我看不下去了。」

20護士輪班 日夜護理餵食

由於植物人無法給予護理人員直觀的反饋，一切都要依靠觀察，並作出專業判斷，「比如呼吸的快慢、脈搏的變化，既可能是尿路的問題，又可能是氣道有痰。」相久大說，植物人生命體徵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危及生命。

目前，中心收治了來自黑龍江、廣東等地的31位植物人患者，有20位護士分為兩人一班24小時輪流在病區裏值班。值班護士要依據每位患者的身體情況在固定時間進行護理、餵食等工作，並負責記錄下來。

「我們每天要給患者做口腔、尿道口護理、氣管切口換藥、翻身、吸痰、鼻飼、餵水等等，每周二刮鬍子、剪指甲、泡脚，每周四換洗床單，每隔兩天到三天幫患者排一次便、洗一次澡。」在食品配置區，護士王丹一邊介紹情況一邊熟練地加熱流食並配置藥品。她坦言，作為專業的護士照顧植物人開始也很難接受，「他們無法溝通、沒有反應，我擔心出現併發症，也害怕他們死去。不過這一點我們無能為力，也必須面對。」

家財花盡 難捨難棄

特稿

「母親住在這裏我們很放心，床頭有監控，我們隨時可以視頻連線查看她的狀態，又不耽誤自己上班，」智英說，母親在託養中心的費用由兄妹三人共同承擔，他們還按照排班每周輪流看望母親。

領重殘補助 每月僅千元

智英說，在母親被診斷為植物人之後，家人希望申請一些補助以緩解經濟壓力，不過查遍資料，諮詢過很多部門，也沒有找到針對植物人的醫保或救助政策，最終只能按照殘疾人的救助政策給母親辦理了重度殘疾證，目前每個月可享受近千元的補助。採訪中，相久大亦坦言，在他接觸過的植物人患者家庭中，因病返貧比比皆是。

「我媳婦(妻子)車禍成了植物人，搶救花了30多萬(人民幣，下同)，住院治療每個月基本花費3萬多，做司法鑒定、傷殘鑒定，再加上找律師、住院、黑龍江到北京往返交通、食宿……8個月花了快90萬了！」為了延長妻子的生命，來自黑龍江的老徐一家就被掏空了家底，還欠了40多萬元外債。「媳婦住院大半年，讀高中的孩子顧不上，家裏也落了一層灰，就連廚房裏的調味料都過期了。親戚朋友借了個遍，再借不到錢我準備把房子賣掉，來北京打工陪她了。」談及現狀，老徐無奈地搖了搖頭，聲音哽咽了起來。

醫療費用高昂 最少年逾10萬

植物人治療要花多少錢?據了解，目前以國際標準計算，每位植物人一生花費為60萬美元至180萬美元，折合人民幣約為425萬至1,274萬元。

解放軍總醫院第七醫學中心(原陸軍總醫院)附屬八一腦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主任何江弘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植物人由於遭受了嚴重腦損傷，早期搶救和治療，大多要調用大量醫療資源與手段，包括進口藥物和複雜的醫療器械，價格昂貴又不得不用，比如開顱手術、高壓氧艙等等。「對比當前的國際平均標準，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經過重症的階段約需10萬至50萬。」何江弘介紹，粗略計算，植物人住院第一年的費用約為50萬至100萬元，第二年如果仍未醒來，通常治療強度會降下來，維持基本的治療約需10萬至20萬元。至於微意識患者如需進行促醒治療，對患者家庭而言，就可能是個天文數字。



●一邊按摩一邊凝視着沉睡中的母親，智英的眼裏寫滿心疼和無奈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

促醒困難 康復路長

根據醫學定義，植物人是與植物生存狀態相似的特殊的人體狀態，除一些本能性的咳嗽、打噴嚏等神經反射之外，機體沒有任何意識、思維等方面的主動活動。不過，他們的腦幹仍具有功能，可以幫助消化和吸收身體所需的營養，維持基本的人體代謝。

電極刺激大腦 成功機會極小

何江弘在2008年將植物人促醒技術「神經調控治療」引進中國並研究推廣，這項技術目前已經是國際上最通用、最有效的植物人治療手段，應用最廣的是深部腦刺激和脊髓電刺激手術，即通過在患者體內植入電極，刺激大腦活動，改善其神經活動狀態，也稱「大腦起搏器」。

不過，並不是所有的植物人都可以進行此手術。「嚴格來講，植物人分為持續植物狀態和微意識狀態兩類，前者對外界和自身沒有任何反應，後者則存在一定的反應，這類患者在臨床約佔植物人群體的30%，但兩者的界限非常模糊。以現在的醫療能力，只有微意識患者才適合手術治療。」

目前在中國，專門持續進行植物人促醒的科室尚不足十家。以何江弘領銜的促醒團隊為例，自2010年至今，每年約收治300名至400名植物人，其中，僅有20%至30%的患者適合接受手術治療，而這些患者中，也只有25%至30%的人可以醒來。但實際上，只有判斷醒來的概率在60%以上時，醫生才會建議患者實施手術。

昏迷半年醒來 多會面臨重殘

醫學意義上的「醒」是指患者能夠對外界諸如「動動手指」、「睜開眼睛」等指

令重複作出回應，並不是完全康復至正常人狀態。「植物人醒來後的恢復階段是個漫長的過程，要經歷昏迷、植物狀態、微意識，到重度殘疾、中度殘疾、輕度殘疾，再到接近正常七個階段，」至於醒來之後能夠恢復到什麼程度，還要看自身的身體情況以及後續的康復和治療。

「不過，實際的情況是，很多患者恢復到重度殘疾狀態就很難再進一步恢復。」何江弘表示，從經驗角度分析，昏迷六個月以上才醒來的患者，最終恢復程度就是重度殘疾。

如果護理得當 能活十年以上

流行病學統計數據顯示，植物人的平均生存時間不足三年。但何江弘認為，如果護理得當，存活十年以上亦有可能，「植物人最終都會死於併發症，比如壓瘡、肺部感染等等。判斷護理好壞與否的重要標準就是是否出現壓瘡，一旦出現，就意味着患者各器官機能無法運轉，將很快死亡。」

這個說法，在延生也同樣得到印證，相久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到目前為止，託養中心裏的植物人還沒有醒來的案例。

●延生殘疾人託養扶助中心的病房裏24小時保證有兩位護士值班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



●何江弘給微意識患者做腦深部電刺激手術，安裝「大腦起搏器」。 被訪者供圖



●長期保持一個姿勢，植物人的雙腳已經變形，還有脫皮、蠟化的現象出現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



●義工在延生託養中心彈唱，對植物人、家屬以及護理人員作人文關懷。 被訪者供圖

